

1985年年刊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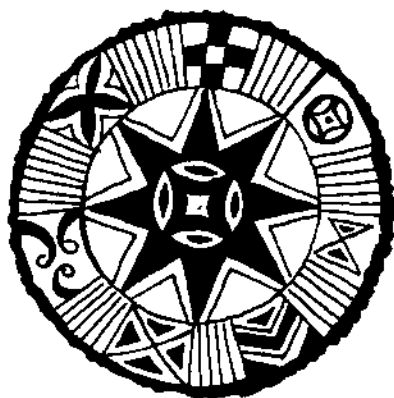
彝族文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8

5

彝 族 文 化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民族文化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八月·火把节

内 部 发 行

编 辑：《彝族文化》编辑部

地 址：云南省楚雄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印 刷：楚雄州彩印厂

编委主任 纳世华（彝）

主 编 刘尧汉

副主编 钱成润 余宏模 卢 央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卢 央（彝） 龙建民（彝） 刘尧汉（彝） 安伍合（彝）

余宏模（彝） 李世忠（彝） 杨和森（彝） 唐楚臣 钱成润

目 录

历 史 文 化

- 中国考古天文学的重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刘尧汉 卢 央（1）
- 彝族火神话与中华火文化……唐楚臣（29）
- 试谈楚雄彝族语地名的命名……余立梁（77）

社 会 调 查

- 武定彝族凤氏土司改流的流亡者彝村社会调查……杨和森（83）
- 忆往昔——“改土归流”及“我再任土司期间的若干改革”……岭光电（124）
- 黔川彝族扯勒土司掌坛师陈作真回忆录……罗 勇（139）
- 巍山彝族左氏土司社会历史调查……王丽珠 薛 琳（166）

经 济

- 明王朝在凉山推行卫所制和土司制对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黄承宗（173）
- 试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租佃关系的性质……苏群英（184）

发 展 问 题 研 究

- 彝州易村产业结构变革五十年……钱成润 杜晋宏 史岳灵（190）
- 开发云南哀牢山的研究……剑 鸣（205）

文 学 评 论

- 寓实于玄的彝族史诗……陶学良（214）
- 扣人心弦的古哀歌……李 明（220）
- 《阿鲁举热》简论……熊望平（229）

译 文

后进民族的风俗、信仰和语言的调查方法……………（英）J·G·弗雷泽

刘 宇 刘小幸合译 杨 埏评介（233）

铸字岩彝文石刻释译……………张 兴 朱琚元（261）

彝族开路咒词……………钟启贤唱 普荣春译 史岳灵整理（277）

读 者 来 信

热情的支持 殷切的期望……………（295）

补 白

《彝族文化》一九八五年增刊要目……………（219）

《彝族文化》邮购启事……………（183）

中国考古天文学的重大发现

——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

〔彝族〕刘尧汉 卢 央

当我们察明彝族十月太阳历具有两种观测方法：太阳运动定冬夏，斗柄指向定寒暑。不久，我们（刘、卢）带着彝族青年发现并察明了彝族“向天坟”是综合两种十月历的观象台。这种向天坟是前所未有的中华彝族文化，它在墓葬类型上独具一格，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别有特色。

（一）彝族向天坟的结构及其分布区域的历史概略

一九八三年冬，我们在黔西北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听说，当地彝族地区有向天坟，随即进行了现场考察。一九八四秋冬间，我们再赴威宁；继而刘尧汉带领青年返滇西弥渡县，再东达川西南凉山州雷波县；又返达楚雄州楚雄市、武定县，经几番转折，对黔、滇、川三省彝族向天坟作了现场考察，有了较全面地认识。因此获知彝区向天坟有一百几十座之多，散布于黔西北威宁县有六、七十座，较完整的只有四、五座；川西南雷波县有十余座，尚有五座完好；楚雄州有四十余座，完好和较完好者十余座；而滇西的“望天坟”已名存实亡。

在威宁境内，彝族向天坟的形状大体可分为圆环、单圆台、三圆台堆垒金字塔这三种类型。后者由大、中、小三个圆台堆垒而成，第三台顶用石砌成凹口向天。单圆台有两种，一种台端平面圆心用石砌成凹口向天；一种台端向天平面用土填满。圆环向天坟酷似井栏，环口向天。因此全叫做向天坟。

威宁的五、六十座向天坟，最大的一座呈大、中、小三圆台堆垒而成的金字塔形，它在县城东二十一公里的盐仓区；区公所东侧的一公里处有大坟梁子，即因此山岗有最大的向天坟而得名。这座大坟的墓基周长为二百一十七点二米，直径约七十米；墓高（第三台顶端）四十七点三米。我们亲临现场考察，那里小块乱石遍地，墓全毁，台次犹可辨认。此坟墓形状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尚完好，自六十至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间，搞农业学大寨和“文革”中各大队搞修建，用拖拉机和马车把砌墓大石头全运去烧了石灰，当地老乡有目共睹。此墓石原从距当地西北三、四十公里的羊街区运来，倚山梁一圆形岗峦围砌三台而呈大、中、小三圆台堆垒金字塔，每台有台阶达于顶端。这些石头未经加工琢磨，就其自然形状配搭堆砌围成。当地凡见过此坟的老、中、青都说：“这座大坟是用石头砌成圆形，一台一台往上收尖。”坟顶口向着天上最明亮的星宿。坟被毁后，还从坟顶凹陷处掘出盛有骨灰的陶罐，它反映了彝族行火葬的传统习俗。

这座大坟彝名“苴穆乌屈”。“乌屈”意为坟墓；“苴穆”（别译“兹莫”）原意为王、酋长、首领，后演变为土司；墓主人名“苴穆阿切”，是彝族古乌撒部落的酋长、首领或王；他是元、明时乌撒土司的祖先。当地有这位彝王的盐仓，以此作为地名，成为乌撒土司的首府，《明史·土司·乌撒传》多次提到“盐仓”一名。只有彝族古氏族部落的大首领或王，才有权势将三十多公里以外的巨石役运至此，以修筑规模宏大的坟墓。大坟梁子下的彝村拣马坝，全村在解放前每年都要到此“彝王坟”合祭一次；平时，各家自往前致祭。当地彝老说，彝族最尊敬此彝王坟“苴穆乌屈”。在此彝王坟东南约五百米处有小坟，用石块围砌成圈，略呈单圆台形，墓基直径二十二米，高约十一米，俗称“普安坟”。其墓主是拣马坝村阿景氏族（汉姓王）的始祖阿景迈帕，是乌撒部落某一代首领的女婿，也是元、明时黔西普安土司（治今普安县）的祖先。彝王坟南二百多米处，有圆环墓一座，墓基直径十六点七米，高六点一米。彝王坟东北三公里，有单圆台坟一座，其平面内凹陷，墓基直径十八点六米，高约三米。

在以威宁盐仓区古乌撒部落首领墓“苴穆乌屈”为中心，约一百公里范围内有向天坟五、六十座，现已查明其规模者五十座；墓基直径在十五米以上者十三座；直径最大者约七十米，即彝王坟“苴穆乌屈”；八至十五米者二十二座；四至八米者十二座；三米余者一座。然后，就在威宁西二公里的草海北岸，有一座两圆台堆垒坟的残垣，墓基直径三十米，高八米；其墓石经过加工，周围有陶砖、瓷碗碎片，在技术上远比前四十九座有进步，很可能是元、明时期某一代乌撒土司的墓。

威宁城北羊街区小山乡（距城约二十公里）有一圆台平面内凹型向天坟，墓基直径二点五米，墓高零点六七米。当地汉人俗称此坟为“蛮子坟”，从坟内掘出骨灰陶罐。当地原居彝族有得磨、发吉、百谷等氏族，现已绝。威宁西北境与滇东北昭通地区昭通县连界的牛棚区和中水区，也有向天坟。牛棚区境内的麻窝乡麻窝小学于一九六八年新建校舍时，掘出五座圆环形的向天坟，从其中两座里也掘出骨灰罐。在本区玉龙、红岩两乡也有向天坟。据牛棚区公所驻地的牛棚学校教员刘美玲（彝族）说，一九七四年她在这里见到三座向天坟，当地习称“天井”即圆环形，现尚存一座。中水区黑土阿乡马家营村彝老徐德光（一九八四年六十二岁）说，他们村头有许多“蛮子坟”。彝族在焚尸场将尸体焚烧后，把骨灰和木炭灰一起铺平，洒上一层土，再用石头把铺骨灰处围砌成一圆圈，直径约六、七米。这是很简陋的圆环形向天坟。黑土河乡的北邻新华乡也有类似的“蛮子坟”。威宁西北境内中水区黑土河，新华两乡距县城十二公里，距盐仓区彝王坟一百四十四公里，而距滇东北昭通市仅三十九公里。从自然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威宁县这个区也可算在昭通市的范围之内，其“蛮子坟”也可算在昭通市境内。

滇东北昭通地区永善县和川西南雷波县，两县相隔于金沙江南北两岸。雷波城南约三公里有丁丁堡村，村侧有两座单圆台向天坟，同等大小，直径二米有余，高约一米。两坟相距约五米，都用土填满台内，台面圆心凹陷向天，上面杂草小树丛生。彝老说，行火葬时，在台口放置木柴承托尸体焚烧，骨灰落入凹口。西墓用当地未加工青石围砌而成，现已不知墓主。东墓用当地青石加工成规整弧形，墓主是本村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晚病逝的彝老杨树堂（七十二岁）之父。杨树堂是凉山彝族古侯部落贵族黑彝阿卓氏族的成员，其祖历为阿卓土司（雷波土司）的管家。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黛蒂

同志（女，一九二三年生）曾是阿卓末代土司，但阿卓土司只保持彝族火葬的习俗，已不筑向天坟。

雷波县城东约二十五公里永盛区溪洛米乡大尼村有两座彝族向天坟，一般大小而且相当完整，均用青石加工成规整弧形，周围砌成圆柱，它用青石砖堆砌五层，底层圆柱基脚较大，一半入土，柱心填土及于第四层，第五层呈空心状。两坟似两个圆桶，远观象两个并栏圈；这两座坟直径约二点二米，高一点六米；两坟东西相距二十五米，均有墓碑。东座是女墓，西座是男墓。东西两墓碑起自底层及于第四层。东墓碑铭系汉字，中铭：“故显考妣安母陆氏之墓”，右铭“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孝孙安纲录”；左铭“祀男安国樵、国柱”。西墓碑铭用彝文、汉文。中右铭彝文“……（略）……”，意思是“兹莫迷枯之墓”。“兹莫”（苴穆）意首领或土司，“迷枯”是墓主人名；又铭一行彝文“……（略）……”，意为“羊年猴月二十二日善终。”中左铭和左铭的汉字因风化模糊，已难辨识。右上铭彝文“……（略）……”，意思是“三个孝儿立的碑”；右下铭汉文“祀男国彬、国柱、国栋”（即彝文所铭“三个孝儿”之名）。女墓碑立于光绪二十年（一九〇五年）为兔年（癸卯），男墓“兹莫迷枯”死于羊年。在光绪三十四年（一八七五——一九〇八）间有三个羊年：光绪九年（一八八四）癸未；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七）己未；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丁未。女墓安母陆氏当为男墓“兹莫迷枯”土司的夫人，女墓祀男安国樵、安国柱；男墓祀男安国彬、安国柱、安国栋；两墓祀男中有安国柱相同。贵州威宁彝族古向天坟的传统无碑，雷波城南丁丁堡彝族阿卓土司管家的向天坟，或因其地位低于土司而无碑。溪洛米安土司因受汉族影响则有碑。在有碑当中，安国柱等之父兹莫迷枯土司虽有碑，却仍按彝族传统以十二属相羊为纪年；到女墓则以光绪纪年，这又是进一步汉化。由此可推断安国柱等为其母陆氏立碑于光绪二十九年，当在为其父迷枯于羊年逝世之后。即迷枯逝世的羊年当在光绪二十九年之前的两次羊年：光绪九年癸未或二十一年乙未。

由溪洛米乡再往东约二十八公里达永盛区公所（距雷波城五十三公里），区政府西一公里处有朝田村，为彝汉杂居村（彝少，汉多）；又叫跑马坪村，因明清时安土司训练战马和塞马得名。村后有安家屋基，其侧原有彝族向天坟四座，三座毁于大跃进中。现尚存一座，用青石加工成规整弧形砖围砌成四层圆环，底层入土，三层在地面；直径二点六米，高约一米。此圆环向天坟亦酷似井栏，基层向南刻有彝汉文碑，因受风化，字迹已不能辨认。汉文有“安太君之墓”，与之相应的彝文为“……（略）……”，意为“兹莫你尼”，“你尼”系女人之墓，即“女土司你尼”之墓。立碑四人，只末一名可辨为“安朝阳”。立碑年代仅有“光绪”二字可辨，年、月、日已难辨识。据此碑彝文，土司安氏为阿折家即阿折氏族，雷波西邻美姑县有黑彝阿折氏族；明代贵州水西宣慰司（治今大方县）安氏的彝名也是“阿折”。相传，雷波永盛安氏土司因与外族通婚被开除氏族籍，于是迁往贵州大方县；一说，迁往云南今寻甸彝族回族自治县。

由雷波渡金沙江达滇东北昭通地区永善、绥江两县，再往东即达川南宜宾地区。宜宾地区南端与黔西北毕节地区毕节县东端龙场区邻界的古蔺县，为明清时永宁彝族奢氏土司境土，传说这里也有向天坟。贵州毕节县龙场区亦为奢土司辖地，土司衙门即设于此。

滇西弥渡县德苴区公所北侧大尖山，又叫作“望天坟岭岗”，经我们现场考察，坟已不存，岭岗下有金古村。此村名“金古”系川、滇凉山彝族人口众多，分布很广的一个氏族名称，现全系汉族，本区其它乡村尚有彝族。本区在弥渡西北端，与巍山彝族自治县和南涧彝族自治县境土相连，在一九七〇年绘制的《南涧彝族自治县地图》东北与弥渡接壤的德苴图上，还标有地名“望天坟”。巍山和南涧为彝族唐代先民乌蛮南诏的故乡，南诏王族倾慕汉族先进文化，到晚期几乎全部汉化。当年在其附近即便有许多向天坟，历时千余年，自当湮没无存。南诏故都（今巍山、南涧）邻近今尚有“望天坟”作为地名存留，可见彝族望天坟的传统观念尚未泯灭。

弥渡县德苴区“望天坟”所在的望天坟岭岗为乌蒙山脉的一支小山岗，乌蒙山脉起自巍山县东境，经弥渡、祥云两县入楚雄州北境，沿金沙江南侧永仁、元谋、武定等县，过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东川、会泽达滇东北昭通地区及黔西北毕节地区威宁、赫章、大方而止于毕节县东端龙场区与川南宜宾地区南端古蔺县赤水河交界处。威宁县盐仓区彝王向天坟“苴穆乌屈”所在大坟梁子，即为乌蒙山脉上的一座小山岗，其状与弥渡望天坟岭岗颇相似。

为探明彝区向天坟，特别是威宁彝王向天坟“苴穆乌屈”建立的时代，有必要了解现残存向天坟区域的历史概貌。

乌蒙山脉的“乌蒙”一名为今滇东北昭通地区唐代一氏族部落酋长之名，毛泽东同志的《长征》诗有“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即指此地。《方輿纪要》卷七十三《乌蒙军民府》下记载：

唐时，乌蒙仲牟由之裔有阿统者始居此。其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因号乌蒙部。宋封阿杓为乌蒙王，元初归附。

又载，元初筑“乌蒙城”，在今昭通市。前述与昭通市毗邻的贵州威宁县中水区和牛棚区有被称为“天井”（即似井栏）和“蛮子坟”的向天坟。从乌蒙山来说，昭通和威宁同属一个自然区域；从文化来说，同属彝族文化的向天坟系统。威宁和雷波在昭通南北两侧，彝文典籍记载和彝族传说，四川和贵州的彝族都出自云南乌蒙山区东川和昭通，则昭通也当有彝族“向天坟”这一传统。事实上，确有此史迹。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一《古迹》“禄氏故城”下记载：

在旧圃九龙山，下，世传乌蒙土司禄氏原驻古寨凉山，地狭势弱，威宁夷（彝）阿底掠劫踞山，不敢下坪。时林密箐深，夷（彝）户星散。……禄乃整顿夷兵，以扑猎为名，潜至此境，暗杀种人马湖子，其地遂归之禄氏，徙居之，即今旧圃，其故城遗址犹存。

同书卷一《冢墓》“乌蒙坟”下记载：

在旧圃九龙山，下，土冢数座卵形，环以土埂。今其中之土，渐次填平，禄氏子孙，常到彼扫墓焉。

此“乌蒙坟”是以土埂围成的卵形土冢，当是威宁环以土和石及雷波环以加工的弧形青石呈圆环形的向天坟，它是宋代乌蒙王后裔禄氏土司所崇祀的向天坟。同书卷一《冢墓》“乌蒙王坟”下记载：

在镇署后，无碑记，相传说为此，其实难考也。

其实，“乌蒙王坟，无碑记”。此正如威宁盐仓区彝王向天坟“苴穆乌屈”无碑一样，传统无碑，无所谓“难考”。

威宁，史称“乌撒”，又与乌蒙并称，《元史·地理志》载：

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闊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

《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乌撒军民府·建置沿革》下记载：

唐时，乌蛮之裔孙乌些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其东西又有芒部、阿晟二部，皆他酋所居。宋时，乌些之后曰析怒者，始并其地，号乌撒部。

今威宁彝语和彝文称威宁为“乌索”或“俄索”，即史称“乌些”（“些”读梭）。据滇、川、黔三省彝老口传及不同抄本的彝文古籍《六祖史诗》及《西南彝志选》①的记载，从彝族始祖笃慕（即“阿普都木”的“都木”别译）分衍为武、乍、糯、恒、布、默等六部落。其中武、乍两部落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糯、恒两部落主要分布在滇东北昭通地区及川西南凉山州及川南宜宾地区南端高县、叙永、古蔺等县；布、默两部落主要分布在滇东会泽、东川、曲靖、宣威、沾益和黔西北毕节地区威宁、赫章、大方、毕节等县。据传这六部落的共祖笃慕（阿普都木，“阿普”义即祖先）是在洪水泛滥时期避居于滇东今会泽县（旧属东川府）乌蒙山区的罗尼山岗，现当地尚有彝族。

贵州威宁县盐仓区向天坟的墓主“苴穆阿切”，当即彝族六部落中布部落某一世代的首领“阿甫阿纪”（“阿甫”即“阿普”义为祖，“阿纪”又读“阿继”，“阿切”或“阿且”）。《西南彝志选》记载：

当笃慕之世，
大地的四方，
地坑喉咙开，
洪水四处涌，
人类全淹没，
惟笃慕保生。（第一百六十七页）

笃慕生六祖，
得上天保佑，
六祖创基业，
固定了根本。（第一百四十五页）

现综合布、默两部落的系谱，列出布部落乌撒及其阿甫阿纪的系谱如下：

笃慕——1、布祖慕克克——2、克迫默——3、迫默钟——4、钟鲁蒙——5、

①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

鲁蒙娄——6、娄阿德——7、阿德布——8、布梯妥——9、梯妥糯——10、糯博奎——11、博奎委遮——12、委遮阿默——13、阿默老洪——14、老洪甫——15、甫喜所——16、喜所朵——17、朵默歹——18、默歹各易——19、各易阿举——20、阿举孟迭——21、孟迭德——22、德阿木——23、木遮默——24、默遮俄索（乌些、乌撒）——25、俄索衣——26、衣孟迭——27、孟迭格——28、格阿大——29、阿大阿木——30、阿木则——31、则阿老——32、阿老濮——33、濮阿宗——34、阿宗阿显——35、阿显阿达——36、阿史阿保——37、阿保阿堵——38、阿堵阿甫——39、阿甫阿纪（苴穆阿切）——40、阿纪阿叟——41、阿叟纳洛——42、纳落阿施——43、阿施布荣——44、布荣笃节——45、笃节纳知——46、纳知德培——47、德培阿迭——48、阿迭阿谷——49、阿谷濮格——50、濮格老再——51、老再纳考——52、老再濮的——53、濮的纳考——54、纳考阿木——55、阿木濮娄——56、濮娄老迂——57、老迂脑直——58、脑直老格——59、老格布姆——60、布姆奎博——61、奎博濮谷——62、濮谷布笃——63、布笃老作——64、老作然克——65、然克脑培——66、脑培老勺——67、老勺脑耿（第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68、脑耿老勺——69、老勺老古——70、老古老迭①。由笃慕分衍的布、默等六个部落处在原始氏族时代，布部落之祖慕克克为原始氏族部落首领，距今万年以上，远不止七十代。这份系谱仅可供推算“乌蒙王”和乌撒“苴穆阿切”等向天坟年代的参考。

第二十四代默遮俄索即前引《元史》和《大明一统志》记载的“乌些”（乌撒），是宋代显名的部落首领；而以乌些为名的部落则可在宋代之前。《西南彝志》系谱“老古老迭”止于明清之际即十七世纪，第七十代“老古老迭”的四十六世祖默遮俄索（即乌些）距老古老迭约一一五〇年（每代以二十五年计），则乌些（俄索）部落约当五至六世纪即齐、梁和周、隋时。阿甫阿纪（苴穆阿切）下距老古老迭四十代（七百五十年），约当十世纪（九〇一——九九九）距唐末至宋初之间的乌些（俄索）部落首领。

至于乌蒙部落，《方輿纪要》（卷七三）说其为唐代乌蒙②仲牟由之裔，到宋代强盛，其首领阿构受封为乌蒙王。《昭通县志》载“乌蒙王坟”的乌蒙王，当是宋代所封乌蒙王阿构或其子、或孙的坟墓，它与威宁盐仓区彝老称“苴穆乌屈”的彝王坟所处

①《西南彝志选》“笃慕世系”下说：“自笃慕以后，彝族的六祖，又传七十七代。”（第四十五页）。在“德布根源”（即“布部落”根源）下说：“自笃慕之后，彝乃传六，为七十八代”（第一百三十三页）。此两说自相牴牾。此系谱叙至明末清初（明崇祯七十七年至清顺治元年即一六四四年）。以七十七代计共一七五〇年（每代平均以二十五年计），当秦汉之际（公元前二世纪），以七十八代计共一九五〇年，约当战国晚期（公元前三至四世纪），“笃慕”为洪荒时代的神话人物，由其所衍六祖（布、默等六个氏族部落），也在数十万年以前。

②《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乌蒙、乌撒、东川、芒部（镇雄），古为夷地甸；东川、大雄（镇海）诸甸；皆唐乌蒙裔也。”《方輿纪要》卷一一四《嵩明州·款蒙山》下记载：“世传蒙世隆征乌蒙，得曰女，归径此。“乌蛮中的”乌蒙部落已存在于唐代，蒙世隆是南诏第十一王于唐咸通至乾符四年（八六〇——八七七）在位。

时期相当，都在宋代。

元明时期，滇、黔、川三省相毗的乌蒙、东川、曲靖、沾益、芒部、乌撒、水西、马湖（雷波）、永宁（古蔺）等，土司都是彝族先民的部落首领；其中以乌撒拒绝汉化，故在今威宁境保持较多的向天坟这一彝族文化特色。《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

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如乌蒙、东川近于滇，乌撒、镇雄、播州，近于黔。明太祖略定滇方，……听其自相雄长，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

明太祖命征南将军付友德进军征讨的敕文说：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

先是乌撒与永宁、乌蒙、水西、沾益诸土官，境土相连，复以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

又载：

乌撒者，滇、蜀之咽喉也。……乌撒失，沾益危，而全滇震动，非但震邻，实乃切肤。

元、明“罗罗”土司都是当地土著，虽归顺中央王朝，“实自王其地”。乌撒所处地势尤关要隘，中央王朝控制西南，若“乌撒有失，实乃切肤”。乌撒则为维护其历史文化传统，素不恭顺。而著名水西土司笃翠夫人奢香（永宁土司之女），受明太祖封为“顺德夫人”，其坟已效汉墓；但她娘家祖先永宁（今古蔺）土司奢氏向天坟，今尚残存，汉人辱称为“蛇王坟”。威宁乌撒土司却一直维护彝族向天坟，汉人辱称“狗坟”；彝王“苴穆阿切”向天坟则被辱称“狗王坟”；至于“蛮子坟”则是一般的歧视名称。

彝族向天坟又被汉人称为“天井”，“无向坟”，“火化坟”。所谓“天井”是因为圆台向天坟和圆环向天坟，近观似井栏。无向坟是指不同于汉墓以四面八方为向而言。火化坟是彝族行火葬，将尸体置于坟场火化后围筑成向天坟；或筑成向天坟于顶端凹口火化尸体；或火化之后将骨灰罐埋入向天坟口内。向天坟一定行火化，是放置骨灰的一种方式；然而，向天坟的主要功能不是放置骨灰，而是作为天文台，这将在下两节分别阐述。由于向天坟踞以观测天文之用，没必要凡死者都筑向天坟以放置骨灰，所以向天坟虽是彝族特具的文化传统，却并不普遍。火化则曾是古羌戎及彝族的普遍习尚，悠久的历史传统，史籍有载。

《太平御览》卷七九四《西戎三·湟中月氏胡》记载：

《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荀子·大略》记载：

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其不焚也。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

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自顺元（今贵阳）、曲靖、乌蒙（昭通）、乌撒、越嶲（今凉山州），皆此类也。……年老往往化为虎云。

民国《西昌县志·夷族志》记载：

傈夷死不棺殓，以得火葬为幸。

康熙（云南）《罗平州志》记载：

鲁屋傈罗，次于黑傈罗，……丧无棺，……扛于野焚之。

乾隆《贵州通志·地理·风俗》记载：

傈罗，……死焚于野，招魂而葬。

今川、滇凉山彝族仍行火葬，贵州已不火葬，云南大部分地区已不行火葬。云南哀牢山不行火葬将近二百年，山野开荒，常掘出骨灰罐。解放初期，老毕摩还说，彝族若不行火葬，灵魂就不能还原为虎。这正如前引元李京《云南志略》所说“罗罗年老（死）往往化为虎云”，这正是以虎为图腾的观念。彝族自称与称虎都是“罗”或“拉”（罗罗或拉拉是罗、拉的叠称），人和虎等同是曾以虎为图腾的重要表征。三省彝族共祖阿普都木（笃慕）共认出自滇东乌蒙山脉“罗尼”山；“罗尼”义为黑虎（“罗”义虎、“尼”义黑）；彝族尚黑以黑虎为图腾。贵州大方县明初水西宣慰奢香夫人墓侧和威宁彝王“苴穆阿切”向天墓侧，在前两年还掘出石虎（分别存大方、威宁文化馆）。

楚雄彝州武定县插甸区那吐乡上那吐村（距县城三十三公里）居民全是彝族。本村彝坟已汉化，其中有两座虽汉化的墓门、墓碑，惟墓后部呈圆柱体，即墓顶向天。本县法窝区大西色乡大西色村（距县八十公里）居民百余户，全是彝族，有朱、钱、杨三姓。在朱、钱二姓墓中，有三座也汉化成墓门、墓碑，惟后部尚保持圆柱形向天坟。本县发窝区自期乡自期村（彝村）往田心区法块乡法块村（居民多彝族）之间一山岗尚有一座残缺的圆柱体向天坟，坟顶有一古松高达数丈。^①大西邑村坟山梁子已夷为平地，尚存用石块围成的圆圈，此即最简陋的围圈骨的向天坟，贵州威宁和四川雷波只传说有此类简陋向天坟，惟云南武定县尚存此明显遗存。

楚雄市南郊子午区以口乡以口村（距城二十五公里），位于一支北南走向的山岗南侧。“以口”彝义为水凹（“以”义水，“口”义洼地），此山岗侧有水潭。以口村早先为彝族居住，后为白族所居，全村二百多户，有杨、李、何三姓（各有祠堂）。此山岗名庙坡，可称为“庙坡岭岗”。山岗顶和村之间有一大规模的土主庙，故名“庙坡”，彝名“咪西”（“咪”义土地，“西”义主人），汉名土主。昆明市武成路旧名土主庙街，为彝族唐代先民南诏王盛罗皮祀其祖父细奴逻所建土主庙而得名，云南城乡均有土主庙多祀南诏首王细奴逻（凉山州西昌市侧祀南诏第十一王世隆景庄王为土主），以口村土主庙原先当亦祀细奴逻。当彝族徙山区，白族迁入，此庙因白族信佛而改名为如兴寺。庙内塑像仍有彝族土主“咪西”和陶凹奶奶或称西灵圣母，彝称“西摩”。道教有太一真君，魁星等。此庙已毁于“文革”中，现仅断墙残龛，群众各祀其神，尚有余香。

此以口村庙坡岭岗顶，残存向天坟三小群，共有大小十九座，每群呈半圆形（若不

^①考察武定彝族向天坟的朱据元同志，即武定大西村的朱姓彝族，他曾随刘尧汉考察贵州威宁、四川雷波、云南弥渡三县的彝族向天坟。

残而呈圆形，则每群各为十二座坟，三群共三十六座）。这些向天坟与贵州威宁、四川雷波及云南武定的向天坟殊异，它们只可称为墓盖或墓冠。此墓冠是用一个形似柱脚石经粗加工雕琢而成，多数是两台，少数是三台。三台墓冠，底台直径约八十公分，中台和顶台似一个凹腰葫芦，顶台似一个瓜皮帽结。底台之底面的圆心凹陷（约三十公分直径），覆盖于骨灰罐（彝族行火葬）之上。这残存三群十九座向天坟，每一座都覆盖着一个骨灰罐，都是凹腰葫芦形或三台凹腰葫芦形的石质大帽子即墓冠。此骨灰罐口及其墓冠顶均向天，故也是彝族向天坟。

此彝族向天坟墓群所在庙坡岭岗，系北南走向，北坡下有一狭长坪绕过，长坪北有东西走向的山岗，它与庙坡岭岗北向相对有岗峰突起，似为此庙坡岭岗之北屏峰。可观北斗柄指向以定寒暑。庙坡岭岗南向一山峰，彝名“咪西山”即土主山，踞向天坟所在庙坡岭岗，可南向咪西山观测太阳运动以定冬夏。即此彝族所在庙坡岭岗，综合了彝族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季节的方法。此以口村现有居民二百多家，土改前只有七十多家，却有谚语：“三百六十家，夜夜生娃娃”。此“三百六十”是成数，是“三十六”的十倍（俗称三百六十行是三十六行的十倍），它是彝族十月历一个月三十六天的成数。

残存十九座彝族向天坟中有一座三台凹腰葫芦形的底台面上，为均匀的十个角所铺满，即这底台圆面是这十个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外接圆。这十个角是彝族的“十方”概念，即八方和上下两方。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形似墓冠的向天坟盖，很象昆明市东郊彝村大麻苴和西郊彝村昭宗的毕摩帽，也象川、滇凉山彝族的毕摩帽。楚雄市子午区尚存一个骨灰石缸，它可以联系到凉山州博物馆所藏彝族八角形的骨灰石缸盖，通过楚雄市以口村骨灰罐盖呈凹腰葫芦形或三台凹腰葫芦形的墓冠即底台呈十角形的彝族向天坟及村内存骨灰石缸。由此可理解凉山彝族骨灰石缸连同其八角形盖，也是向天坟的另一种形式。前者可称“骨灰陶罐向天坟”，后者可称“骨灰石缸向天坟”。

此外，子午区与庙坡岭岗之西邻三公里许，兆极村所倚兆极岭岗也有十三座彝族向天坟。本村现有汉族居民五十户，孙、刘、李三家是外来户，余四十七家全姓尹，也说“汉来彝走”，早先是彝村。露出地面三座各是一整石加工成的三台凹腰葫芦形，其中两座已受汉化，刻有墓主姓名，为“故香令杨录之墓”，一为“故香令杨杰之墓”。另外九座大半截陷没泥土中，只露墓顶，我们掘出一座也是三台凹腰葫芦形。这十三座向天坟是在兆极村岭岗的北坡脚松树丛林中。此岭岗也是南北走向，登上岗顶，南眺一岗峦，可以此为准观测太阳运动定冬夏，北向视广阔，可观斗柄指向定寒暑。此兆极岭岗顶，松树数株，乱石一堆，间有陶罐碎片，从而可推断这很可能是兆极岭岗彝族向天坟群的古老主坟所在。北坡现存十三座是残存彝族向天坟，有碑文者很可能是明代汉人大量迁入，彝族受汉化影响之后不久的向天坟。

楚雄市吕合区太一村（距城二十五公里），现有汉族居民七十多家，也说“汉来彝走”，即原系彝村，现尚存太一庙。村东北侧石块倚傍南北走向的山岗，名大冲岭岗，北坡脚有七、八座汉墓，墓门石碑倒坍零乱，不可辨识。在此汉人墓群东侧紧倚两座单圆台彝族向天坟，高约一米五，直径约一米，均由粗工石块三层围砌而成，内填满土，两坟平行相距五十公分。东座东侧濒临为山洪冲劈成一狭窄深沟，有倾坍之虞。登上岗顶，南有一岗峦为屏，可仰观太阳运动以定冬夏，北向视野广阔，可观斗柄指向定寒

暑。此岗顶乱石堆垒，其周围有似贵州威宁县盐仓区大坟岭岗“彝王”向天坟，倚天然地势，用石块围成三圆台堆垒金字塔形的痕迹，因年深日久，受暴风雨冲击倾圮。

由楚雄市南郊子午区向天坟，在以口村残存十九座和残存北极村十三座，共三十二座。村中遗老反映，昔见类似此坟颇多，何止百座。今楚雄市和武定县两市县均有残存彝族向天坟，则楚雄彝州各县亦当有之，无暇亦勿须一一察明。

据《方輿纪要》卷一一六云南《武定军民府》记载“宋时大理段氏使乌蛮阿历治此，……称罗婺部”，注引《元史》说：“昔卢鹿等蛮所居”，又注引《大明一统志》说：“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武定县是当地彝族的宋代以前先民罗婺部落居地，其部落首领罗婺当有其大型向天坟，只故年久不存。

《纪要》卷一一六《楚雄府》记载：“夷名峨碌。后，囊酋威筑峨碌踞居之，因名威楚城。唐贞观末，诸蛮内附。”宋代改名“白鹿部”。

楚雄城名“峨碌”的含义，楚雄彝州禄丰县妥安罗申村彝族老毕摩钟启贤说，彝语称楚雄城区为“厄罗”，意思是大老虎（“罗”义虎），显然，“峨碌”是“厄罗”的译音别写。汉文典籍记载滇、川、黔彝族先民为“卢卢”，“鹿鹿”，“卢鹿”，“罗罗”等等，前三者是彝族自称“罗”或叠称“罗罗”的译音别写。则“白鹿”可写为“白卢”，“白罗”义为白虎，彝族以虎“罗”为图腾，楚雄城名“鹿城”可写成“卢城”即虎城。今俗以鹿城相传曾有鹿入此城而得名，实为望文生义，大误。

唐代以前彝族先民虎氏部落首领威楚筑城名大虎城“峨碌”，这十分自然。楚雄城西倚傍南北走向的大岭岗名西山，上祀有陶凹奶奶庙，内祀着彝服的陶凹奶奶，楚雄山区彝族米庙礼拜彝尊称为“西摩”（“西”义主人，主宰者，“摩”义雌，女性），被尊为人类的女始祖。此庙所祀奉女始祖神“西摩”，当早在虎氏族部落首领威楚筑城之前，此氏族部落首领威楚的向天坟，按其天然地势，很可能就在此南北走向的西山山顶上，历时千余年，固不能幸存。如果曾有此“威楚向天坟”，它当为今楚雄市子午区，吕合区残存彝族各向天坟合墓群的主坟，这是符合彝族历史逻辑的推断。

乌蒙山脉上段巍山、南涧两彝县南之间弥渡县德苴区遗留“望天坟”之名；中段楚雄彝州楚雄市和武定县残存向天坟，下段古彝区《昭通县志》载有“卵形”（当为圆台形）“乌蒙坟”和贵州威宁彝区彝王“苴穆乌屈”向天坟，四川凉山彝州雷波县有向天坟。由此可看到，金沙江南北两侧滇、黔、川三省彝区，为综合十月太阳历两种观测方法的向天坟连成一片，可称为“彝族十月历向天坟文化区”，它反映了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

根据滇、川、黔三省彝族向天坟残存及其受汉文化影响的状况，可以考虑到，并不是每一座或每一群向天坟及其所在南北或北南山岗，都可作为观测天文历法的观象台或观察址。贵州威宁县有几十座上百座大大小小的向天坟，其中以盐仓区彝王“苴穆乌屈”的规模最大，它就是这里的主坟，以此作为观象台已足够，勿须其它。贵州西水宣慰司在明洪武时已汉化，墓为汉墓。四川雷波杨土司阿卓氏族显名于元代，力求汉化，其祖先当有向天坟，不可能久存。南诏王细奴逻倾慕汉化，其祖先当有向天坟，更不可能久存。楚雄城西山在唐贞观前也当有威楚向天坟，足可当观象台场址，年久不存。彝族曾普遍行火葬，有些烧尸后，用石块围一圆圈，历若干时日，经牲畜践踏而灭迹；有

些将围石加固而成井栏形，单圆台；有些在骨灰罐上覆盖一顶凹腰葫芦形或三台凹腰葫芦形的石冠（如楚雄子午区）；氏族部落大首领可奴役部落群众为其筑规模宏大的三圆台堆垒金字塔形向天坟（如威宁盐仓区），并作为观象台。

各地彝族向天坟，其共同特点在于所在山岗为南北或北南走向，坟顶向天。迄至一九八四年，尚保持彝族古文化传统的凉山彝族，其火化时放置尸体，头脚只能南北向或北南向，放置尸灰罐的向天坟所在山岗为南北或北南向，与今尸体火化放置的方位相一致。

就目前了解彝族向天坟的年代，最古也只到唐、宋时代，作为考古资料来看，并不算古。然而，作为民族学资料来看，却相当古老了。彝族向天坟是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综合，而十月历是彝族原始宗教祭司“毕摩”由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世代相传至今。前已阐明，彝族十月历渊源于远古羌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的虎历，达万年以上。例如，体现十月历以“十二兽”纪日的哀牢山虎街山神庙所绘“十二兽”壁画，世代相传，屡毁屡建，世传毕摩格尊其祖传或师传的原始宗教历史传统的规定绘制，不能有违。同样，作为放置祖先骨灰的陶罐（或石缸）所在南北向或北南向的向天坟，也必须遵循毕摩所示的传统规定办事，如放置尸体须南北或北南向，也不得有违。从而可以理解，彝族向天坟若毁之于夏、商、周、秦、汉，可依旧建立于唐、宋、元、明、清。民族学由今溯古，故彝族向天坟可溯自原始时代。

水西宣慰奢香夫人墓侧和威宁彝王“苴穆阿切”向天墓侧，在前两年还掘出石虎（分别存大方、威宁文化馆）。

现介绍了向天坟的结构，在了解其功能为综合两种十月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两种十月历的基本结构及其历谱规律。

（二）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基本结构及其历谱规律

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的彝族盛行两个节日：一个在冬季叫星回节或“过十月年”，一个在夏季叫火把节，也叫星回节。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则以观察太阳运动的方位来定季节，当日出或日落时，太阳达到最北点为夏至，便是大年；日出或日落时，太阳达到最南点为冬至，便是小年；这是以太阳运动定冬夏。滇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和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鲁魁山及川西南凉山州的彝族，则在傍晚观察北斗星来判断季节变化以定年节。北斗星的斗柄正上指为大暑，在此附近过“火把节”，斗柄正下指为大寒，此时为星回节，在此附近过十月年，这是以斗柄指向定寒暑。

彝族太阳历只用十二属相（十二生肖）纪日，即按照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鼠、牛“十二兽”，轮回纪日，不用序数（初一、初二、初三等）或干支（甲子、乙丑、丙寅等）纪日。由于用十二属相纪日，一个属相周为十二日，每轮回三个属相周为三十六日，便是一个月；每轮回三十个属相周为三百六十日，便是一年，即一个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三百六十日。因一年只有十个月，便不用十二属相纪月，计算岁数，每过十个月便算一岁。一年十个月终了之后，另有五至六天置于岁末（既不计在上年末月之内，也不计在下年首月之内），作为过年日，因它置于十个月终了之后，习惯又叫“过十月年”。彝历以十二属相纪日，有其规律性，若上年元日为虎